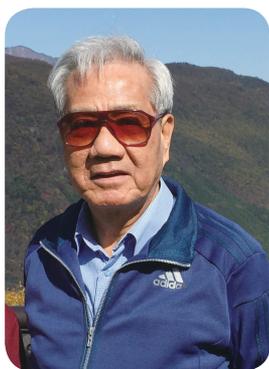


聰明難 糊塗更難



台中中州社
林遠宏 CP Medico

每當颱風或豪雨特報發佈，菜農就忙著採收，原本還不用買菜的家庭主婦，趕緊提著菜籃到市場去搶購，電視新聞又將過去拍的檔案畫面照本宣科，再播放一次，內容不外乎是空心菜一把好幾十元，高麗菜切半要上百元，過去只送不賣的青蔥三根五十元，香菜漲到一斤三百多塊錢。婆婆媽媽拿起青菜，問清價錢，再又放回攤位，大嘆：實在買不下，日子要怎麼過？

我很納悶，這種周期性的天候變化，就好比春夏秋冬的更迭一樣，有什麼值得一報再報。事實上，梅雨季節不下雨，夏秋之際颱風不來報到，才是奇怪，為何順時應節的颱風豪雨反而成了頭條新聞？難道社會上真的沒有更溫馨，值得肯定的訊息可以報導？我更納悶，香菜一斤三、四百元，不買也就罷了，何苦要像天將塌下來那樣的驚恐不已。難道餐桌上少了香菜，真的就不能過活？

小時候家境不好，三餐能有一些鹹魚菜脯就很下飯。偶爾看到一些有錢人家大魚大肉，餐桌上還擺滿水果，反倒覺得奇怪，吃飯為什麼要配水果？在我幼時的觀念中，水果是奢侈品，生病的人才吃，好端端的人吃什麼水果？從小到大我們就在蔬果極度缺乏的環境中成長，不也身強體壯？更何況葉菜類的栽培，只要菜籽一撒，一兩個禮拜就又長了出來，難道兩個禮拜不吃那種蔬菜就會怎樣？

俗云：「菜金菜土」，種植蔬果本來就是靠天吃飯。風調雨順的時候，作物豐收，菜價隨著下跌。天公不作美，作物歉收，奇貨可居，價錢就跟著飆漲。這是很自然的市場機制，不值得大驚小怪。古時候生產過剩時，人們會加以珍惜，將之醃成漬物，留作青黃不接之時備用。古人這種順時應節的智慧，非但讓蔬果不虞匱乏，菜價也不會暴漲暴跌。那個年代人們生於斯長於斯，與這塊土地有著密不可分的緣份，是屬於這塊土地的一部份。大地之母養活我們，她的作物就像媽媽的奶水，享用之餘都會有一份感恩之心，進而養成簡樸的習性，與這塊土地和諧地生活在一起，同甘共苦。

工業文明將人們帶離了鄉村，人與大地漸漸疏離，也失去了簡樸的美德。農產品生產過剩，人們不再珍惜，也忘了未雨綢繆的古訓。菜價越賤，越提不起消費者的興趣，任由滿坑滿谷的蔬果在田園中腐爛。當歉收的時候，反而有「鄰桌客人所點的菜，總比自己所點的好吃」那種搶鮮的心態，

拚命去搶購物以稀為貴的蔬果，那些不受天候影響的根莖類竟然乏人問津，然後再拿著一斤400元的香菜，大喊這種日子怎麼過？硬是將菜價暴漲的原罪歸諸於這塊土地。

人們非但置大地之母於不顧，進而百般凌虐。蘊藏億萬年的地下資源，短短幾十年被挖掘一空，使得原油價格不斷飆漲；天然雨林也被砍伐殆盡，二氧化碳濃度不斷升高，全球氣溫跟著暖化。天災加上人禍，導致經濟景氣空前蕭條。現在的電視新聞有了新的畫面，每當石油漲價的前夕，加油站就大排長龍，駕駛人對著加油鎗大喊：「什麼都漲，就是薪水不漲，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？」

經濟不景氣，日子不好過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，但在我的生活中，似乎沒有這種感覺。或許有人會質疑：「莫非你跟晉惠帝一樣，鎮日待在皇宮中，才会有『何不食肉糜』之問。」事實不然，我只是將生活簡樸化，讓不景氣的衝擊減到最低而已。一天要花3,000元的人，被迫只剩1,000元可花，他會覺得非常難過；一天只花1,000元的人，現在被減為800元，想必不會有不能適應的感覺。我就是屬於後者，因為不曾吃過肉糜，怎會有「何不食肉糜」之問？

石油漲價，我安步當車，減少開車的次數。最近我換了一部新車，好幾個月才開了一千多公里，只加過幾次油，油價再怎麼漲，與我何干？過去每個禮拜打好幾場球，爾來打球的人口增多，又有幾次被一些「少年仔」在後頭無禮的催趕，我乾脆減少打球的次數，每晚飯後陪著老伴到公園快走一小時，經濟又實惠，省下來的錢足夠倆老一個月的生活費。颱風天我煮鍋甘薯粥，配些醬瓜海苔，順便調節一下經常應酬所累積的油膩，將貴得離譜的蔬果留給別人去買，菜價再漲又能奈我何？

長期過慣簡樸的生活，役物而不役於物，我發現生活輕鬆了許多。譬如我所穿的襯衫千

篇一律都是繡有中州社三隻小鳥的Logo，我再也不用到百貨公司挑三揀四，費心又花錢。我將欲望簡樸化，錢夠用就好，多了不但要處心積慮去經營「錢途」，還得擔驚受怕，防患歹徒的覬覦，因此我不用浪費生命去賺更多的錢，也不用懷著忐忑之心成為錢的奴隸。

我進而將觀念簡樸化，認為前生與來世遙不可及，何不將之交還給上帝？因而沒有前瞻與後顧，將全付精神放在當下的每個日子。我的社交應酬隨著觀念的改變也減少許多。過去往往會勉強自己，在人生的舞台上粉墨登場，但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在客串演出中竟然忘了自己。自從鉛華拂卸，安份地在舞台下扮演觀眾的角色，才照現出自己過去狂妄自大的面目，因而讓我學得更謙卑，無意中也活出了自己。

最近我學著要將自己的文章簡樸化，但一試再試，才發現要將拉拉雜雜的觀念，以簡單明瞭的幾個字表達出來，並不是那麼容易。鄭板橋說：「聰明難，糊塗亦難，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。」他不用長篇大論，就可道盡無限的哲理。雖然只是簡單幾個字，但要說得出口，必須窮畢生之精力，將囫圇吞下的學問消化吸收，使之在體內醇化熟成，最後變成自己的東西，也才能口出金蓮，三言兩語都會是一篇大文章。

蘇格拉底有句名言：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一無所知。」希臘大哲尚且自認一無所知，相較於許多不學無術者，只要懂得一丁點知識，就沾沾自喜，夸夸其詞，唯恐天下不知。可見，真正有學問的人是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，因而大都是含珠不吐，表現出一派謙讓未遑的糊塗相。我自不量力，也想學糊塗，幾經挫折後，才真正體會到要臻於離形棄智的糊塗至境，非吾等閒之輩所能企及。